

049.2
To333t
W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輟畊録30巻』 請求記号 049.2-To333t

ガラス使用

輟耕錄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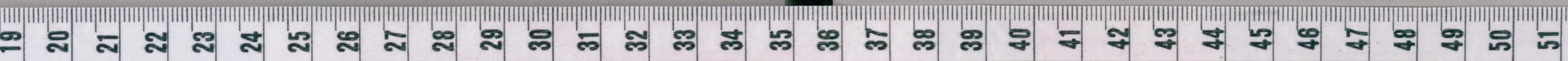
正統辨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寧殿中書右
 丞相脫脫等奉命史臣纂修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
 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
 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一十
 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
 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
 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
 繼禎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

發中表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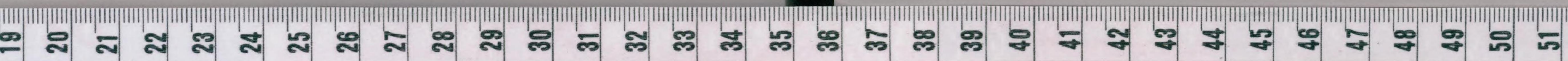
74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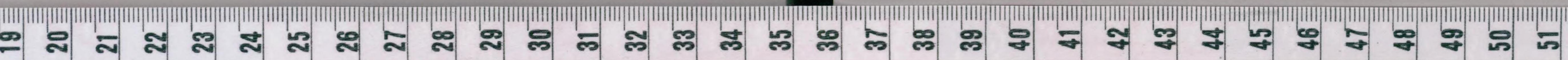
而爲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史
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爲本矣維禎字廉夫號
鐵崖人咸稱之曰鍊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
及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至正三月五日伏觀皇
帝詔旨起大梁張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職專修宋遼
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禎
謹撰三史止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
伏以一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
閏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典猶
綱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旣明

正閏之統可定奈三史雖云右作而統猶未有歸共
惟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爲
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統以書
元嘗惟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芸臺大
啓草澤高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垂千萬代之大
典豈料諸儒之謙筆徒爲三國之志書春秋之首例
未聞綱目之大節不舉臣維禎素讀春秋之王正月
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
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成功
五年而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

滅盜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證之于今况當世祖
命伯顏平江南之時武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歲
親傳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不
繼遼之禪故臣維禎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大宋
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不用成一代可鑒之
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冰
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辨曰正統之
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
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
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
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
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
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
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
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
祭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
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
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
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
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



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
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
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
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
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
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群盜旣夷之後而不始於
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
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
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
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
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二史正
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
之後拘於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
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
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
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執浸盛契丹之號立
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
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
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
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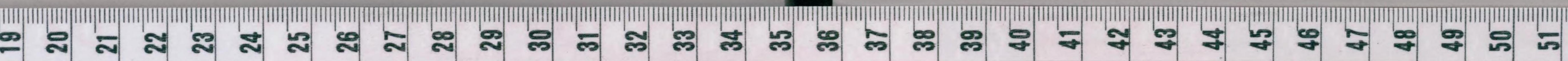


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五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尅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

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

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
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
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
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
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
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
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
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
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
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土

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
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
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
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
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
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
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
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
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
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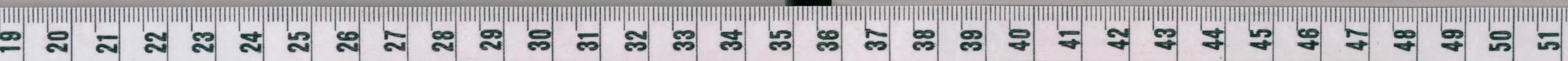


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于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然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

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一焉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可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

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拂天數
 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
 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
 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
 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
 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於乎春秋
 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
 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二分天下有其二遂
 延清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
 王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華而大統始集焉

蓋華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
 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
 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
 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
 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
 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
 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
 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
 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



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
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
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
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
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
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
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
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論者吾又不知後之儒
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爲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
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辭爲經而正統大

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
之笑爲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
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
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
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意甚盛
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
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
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
以爲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
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



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
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伺
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
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
無以為論

貞烈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
右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
者題滿江紅詞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
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

遊臉君王側忽一朝

大來繡華歇龍虎散風

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

百一淚霑襟血驛館夜

驚塵上夢宮車曉碾關山

艷嫦娥相顧肯從容隨

圓缺昭儀名清蕙字冲華

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

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

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

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姐

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

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

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

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

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

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上命斷其

首縣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憂



於辭章者相去蓋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
 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
 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汚因陽
 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朞月乃可事主君千夫見
 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
 嶮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嚙
 拊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
 棄女拋男逐馬來夫而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
 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回首故山看
 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死之日

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債起如始寫時不為風

雨所剝蝕予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嶮丞徐君端

樹石祠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帥白野泰不華公字兼善狀

元及第守越日為立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

五峯先生光為記郡上其事于朝請封如民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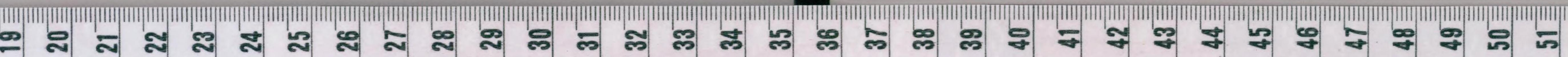
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獻諸王將韓知

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

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

每陣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

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下



盡敵心欲逞 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穎禪讓法堯舜
 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聘未改祖宗法
 天胡肆大情 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
 大似裂冠衽 台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
 垂戒嘗耿耿 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
 飛渡以陵境 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疆
 誰謂如畫餅 烈火燎昆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
 性僻守孤種 嫁與尚書兒銜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
 不棄宿瘤癭 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晒鴛鴦會雙飛
 比目願常並 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旄頭執正然

蚩尤氣先屏 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
 六族死俄頃 退鷁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堅折白玉
 瓶沉斷青綆 一死空冥府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
 改邑不文井 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血志節匪轉石
 氣噎如 鱖 不作燭火然願為死灰冷貪生念麴蛾
 乞憐羞 序 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
 定作血面請 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
 多稱道之韓 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
 尚書之子瓊之婦死且三十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
 託夢趙魏公 為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



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王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王者弗忍殺之也一日王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爲君婦不遲也君奚用怒哉王者喜諾即嚴妝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

鑑徐郎何在空惆悵見無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杭徐子祥韓府居相隣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之罪人也

岳鄂王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祔焉自國初以來墳漸傾圯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爲六世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之王之諸孫有爲僧者居墳之西爲其廢壞廟與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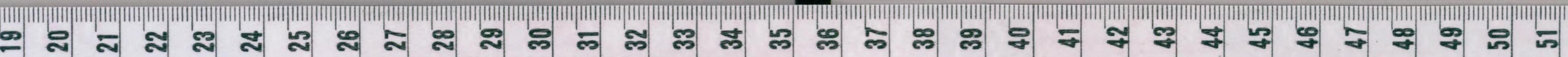


靡有子遺天台僧可觀以訴于官時何君願貞為湖
 州推官河君敬仲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
 復歸然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為杭總管
 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為已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為作
 疏語曰西湖北山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太師
 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略如霍驃姚不
 逢漢武徒結志於亡之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
 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棟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
 日鼓鍾長為聲寃於草采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
 泉豈期破蕩子孫盡更長規制典祊田墮佛宇春

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毀神棲風雨遂頽廟貌休留夜
 啼拱木躑踖春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教益忠臣
 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撓國典出募
 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省真聖天子錫之圭璋褒
 忠義在天之靈激生死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
 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念單異代疏成郡人王華父
 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申明浙省
 轉咨中書以求褒贈適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奏聞
 降命勅封並如宋止加保義二字自我元統一函夏
 以來名人佳士多有詩弔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膾

輟畊錄

第三卷



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三 紹翁云萬古知心只老天

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一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

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

湖路悔不鳴夷理釣船趙魏公 孟頫云岳王墳上草

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

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

湖歌此曲水光山色悲高則誠先生 明 云莫向

中州漢黍離英雄生死除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

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 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

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 一 更可悲潘子素先生 純

云海門寒日澹無輝偃 堂深晝漏遲萬竈貔貅江

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內 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

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着青衣林清源

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十他年必沼吳孤

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發婦

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

屠讀此數詩而不墮淚者幾希然賊檜欺君賣國雖

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羽 四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惡而

武穆之精忠靄然與天地相終始死猶生也彼思陵

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余亦有

發牛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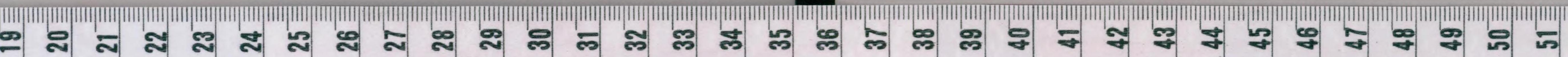
第三卷



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海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
 蒙巽巔空山日落叫餉調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
 雲困虜囚逆檜陰圖頽大業思陵無意問神州偷安
 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讐信使北和憐屈膝策
 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瞻征幟丹詔班師下節樓
 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烏乎竟死姦邪
 手顛沛誰為社稷憂黯黯冤魂遊狴犴紛紛雨淚灑
 貔貅唯餘滿地長弘血不見中流祖述舟氛堊已塵
 金匱匣冕旒終換鍊兜鍪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
 雄土一丘老樹尚知朝禹元遺黎總解說王猷復田
 起廢憐僧寺移檄褒嘉賴省侯聖世即今崇祀典佇
 看寵渥到松楸精忠宋所賜廟額此詩在未曾加封
 前作故云時至正己丑也

木乃伊

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
 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
 棺仍滿用蜜浸鑄志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
 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
 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不多許谷曰密入番言木尺用
挂匣密機此小人財泄如弊
計四蕭風密疑難志微且于
增食郵幣長炎密器且財
回回田此序平十八歲年入自
手木尺用
前卦姑云卦至五日且出
香竈靈怪外燃許忠宋世
跋竈對曾寺軒對爽慕醜省
見中流祖述舟氣基已塵

輟耕錄卷第四

發宋陵寢

吳興王筠菴先生

國器

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

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突倪君過余
溪上示游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潜事一篇余讀大驚
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
突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潜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
授經營滄瀨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
璉真珈怙恩橫肆執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
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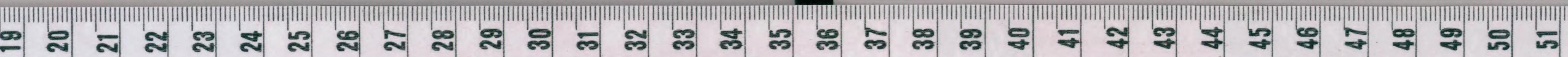


殘支體攬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壽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爲匱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且事訖來集出曰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

置牛馬沽酪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焉小陰人始有藉藉傳唐氏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執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巳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瘳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楫曰籍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寔且貧兼無

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
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
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
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
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
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欸益篤
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
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
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
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竒唐之節而少竒唐之

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
立頌頌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
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
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饒形南面欲起
語野麇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
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
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
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
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
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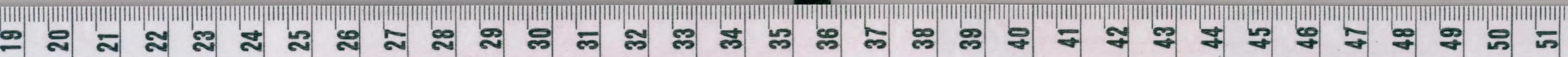


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
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
寒起莫鴉木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
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
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
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叅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
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
河清六合執一大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難容他
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猶玃煦育亡國遺胤
地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爲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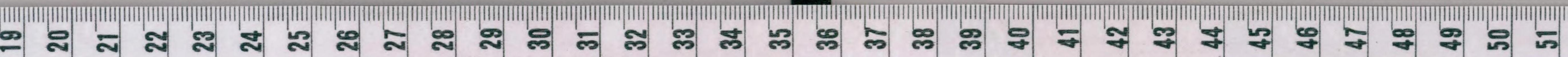
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立雖蓬
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
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彛物則
獨具於執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怪世之言命者
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
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
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
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
其澤嘗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
破程嬰公孫杵臼強有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王

潛匱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
 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
 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先生德興人董石林吉翁題其
 後曰釋燄熏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刑骸之慘執張
 威懾孰攫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
 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背仗義集儔潛遺骸於
 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鬪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
 烈炎視漆身墮鉞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
 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
 詹厚齋載道復題曰嘗疑武王伐商劔鉞斬擊事竊

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
 大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
 獨非之曰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
 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
 遭焚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
 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
 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家取義
 爲人所不敢爲於不可爲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
 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
 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



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爲傳爲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
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
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
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
得之亟拜亟爲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
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微唐君不
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
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
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
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
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
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
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
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
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一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
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
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
鴉水到蘭亭更嗚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
劒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
一騎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當



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籠所藏尋常螻蛄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

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窓先生密癸亥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家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秦寧寺僧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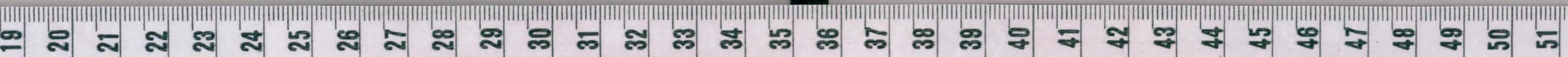
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告詞
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
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
力爭執爲澤痛箠脇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
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
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
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籍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
簞一小斲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
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
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

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元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
慟垂絕隣里爲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
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
謝四后陵初欽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
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
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爲大
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人楊偉
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襯之最下者斲而視
之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
仍納袞冕翬衣於槨中不改欽從之至此被發掘欽



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
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
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
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
硯一隻硯爲澤所得孝陵亦蛇化無餘止頂骨小片
內有玉鑪瓶一副古劍兩一隻亦爲澤所得昔聞有
道之士能蛇骨而仙未聞并骨蛇者真天人也若光
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嘗歛後悉從火
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中金錢以萬
計皆爲屍氣所蝕如銅錢狀以買錢兒棄而不收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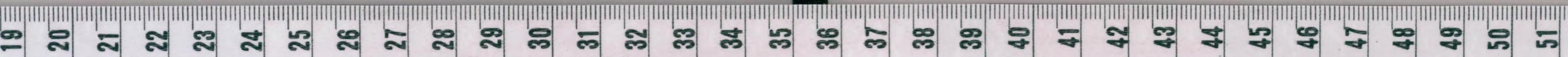
往爲村民所得聞有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石
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
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皮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
家道寔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
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
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竒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
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
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執豪奪鄉人產業後爲
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鬻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
杖而已其愷與楊髡分贓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兒在



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巳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群兇接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相術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媼戚屈來司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遙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爲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



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前輩謙讓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邢寧傳奉太后懿旨命

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宜

奏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後人所可企哉

不苟取

胡汲仲先生長儒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

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

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絕糧

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觀此

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

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

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論詩

虞伯生先生集楊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

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

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

伯長先生楠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



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詰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攻山為天野為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揚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穆揭即曼碩先生侯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為然

為然
賢妻致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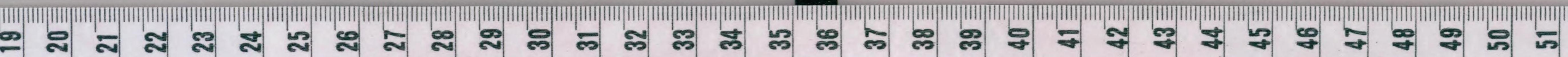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襪一易程一履泣而日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陰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



程爲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鞵履往與元訪卡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粥錫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叅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叅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奇遇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浹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歛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荅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浮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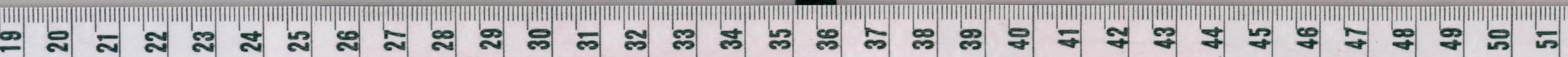
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黄土築
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
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黄土
中庭紫荊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
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
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賢烈

戴石屏先生篋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
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
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
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
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
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
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
矣

挽文丞相詩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
言其忠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詩挽之曰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
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



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
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
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
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
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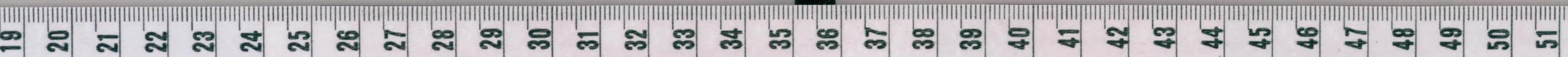
禱雨

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
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
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
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

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鮮荅乃
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
屬耳

廣寒秋

虞邵菴先生集在翰苑時宴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
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
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
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鸞輿三顧
茅廬漢祚難扶日莫桑榆深渡南瀛長驅西蜀力拒
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



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歎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為尤難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宮引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楚辭九辨曰還及石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巳乃上疏乞骸骨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

託之意矣遂相與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其凍死坐之于懷至曉不為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醉一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為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官

問曰無恙或以為為獸或以為為蟲或謂無恙黃下家書兼取恙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恙字下云德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



爾者為允難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嫉感亦過
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
宮外令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
同韻耳

千里烟波 此與無恙 而不同又非並其韻而皆之耳
二志如千古 此與無恙 今秦之無恙又于出卦爻
無恙于爾吾交人尾 此于對之今其得無至問不
門首丈十來同前 此與無恙 其較必坐之干寒至刺不為
其之意矣遂時與 此與無恙 其較必坐之干寒至刺不為

公辨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踐行
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
日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
則疾名曰惺惺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
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
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
問曰無恙恙或以為獸或以為蟲或謂無憂廣干祿
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惺字下
云惺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
蟲善食人心是惺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發并錄

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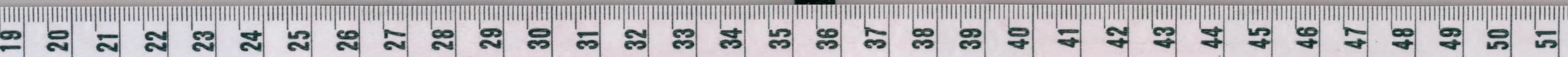
不亂附安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
 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
 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
 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
 爾秦勉強從命迺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蚋可畏
 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
 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
 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
 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

輟耕錄卷第五

角端

金華黃先生潛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
 題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
 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觶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
 璞曰角觶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
 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
 牛角可以為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
 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仍始得其詳蓋太祖皇
 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



然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
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
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
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
成天降飛莩日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跌
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
角漢武獲獸并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
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
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届也此又
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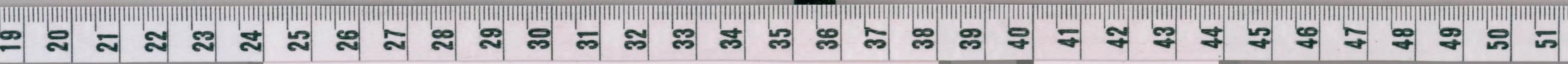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
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為賦題

劈正斧

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
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天子登極正旦天
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
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興隆笙

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于柔韋以象大匏土
鼓二韋橐按其管則簧鳴龔首為二孔雀笙鳴機動



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尚食麪磨

尚食局進御麥麪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驢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侵乃巧工瞿氏造焉

僧有口才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痲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答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中齋

鄧光薦先生刻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犢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又有替文丞相像曰日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汪水雲

汪元暈先生 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
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咲臣甫低
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
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
福竊鬼湏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
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厚德

徐文獻公

琰

字子方至元間為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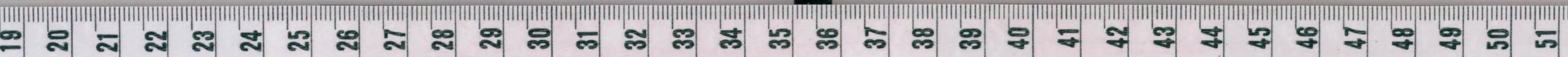
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為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
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
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為厚德長者

毀前朝玉璽

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
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
以奏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
璞僅半寸許因不可它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
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披秉歌訣

天子郊祀與祭太廟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秉瀆
依歌訣次第則免顛倒之失歌曰襪履中單黃帶先



裙袍蔽膝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
全

三教

李木魯矧子暈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
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
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
一日闕哉上大說

授時曆法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 日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

古云但看九年兔望
日便是今年正月

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

地支

天不言干者為詩句所拘然舉支以見干也當
推九年前曆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

依後法

大月天干五支九

且如大月天干五支九
假令初一甲子至戊

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
即以戊申為今月朔

小月天干四地八

日如小月
天干四地

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巳四數也寅至酉八數
也即以巳酉為今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

四八小月大三十日無差

如初一巳酉數至次月
朔見巳卯即月大也月

小分明只廿九

如月朔數至次月朔
即月小也節氣只憑九年

曆

假若造甲午年曆
則看丙戌年節氣二十四氣真端的要知今年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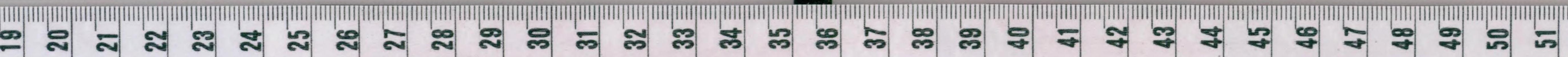
何節炁天干三數地支七

假如癸亥日癸見乙
數亥見巳七數也熟記

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若無慮

子時交節炁却用未
時亦交也中炁如之

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



奧處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無中炁何勞物外更它圖

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

月半便是正月前九年二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

千八百八十八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失又歌曰

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

午日立春也二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

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豈特此為然凡

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

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

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

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

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

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寒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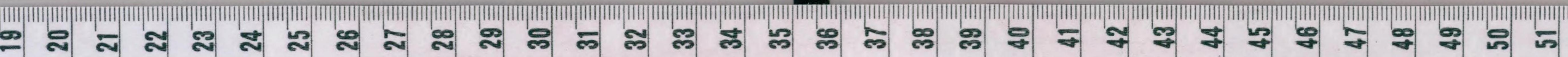
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

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

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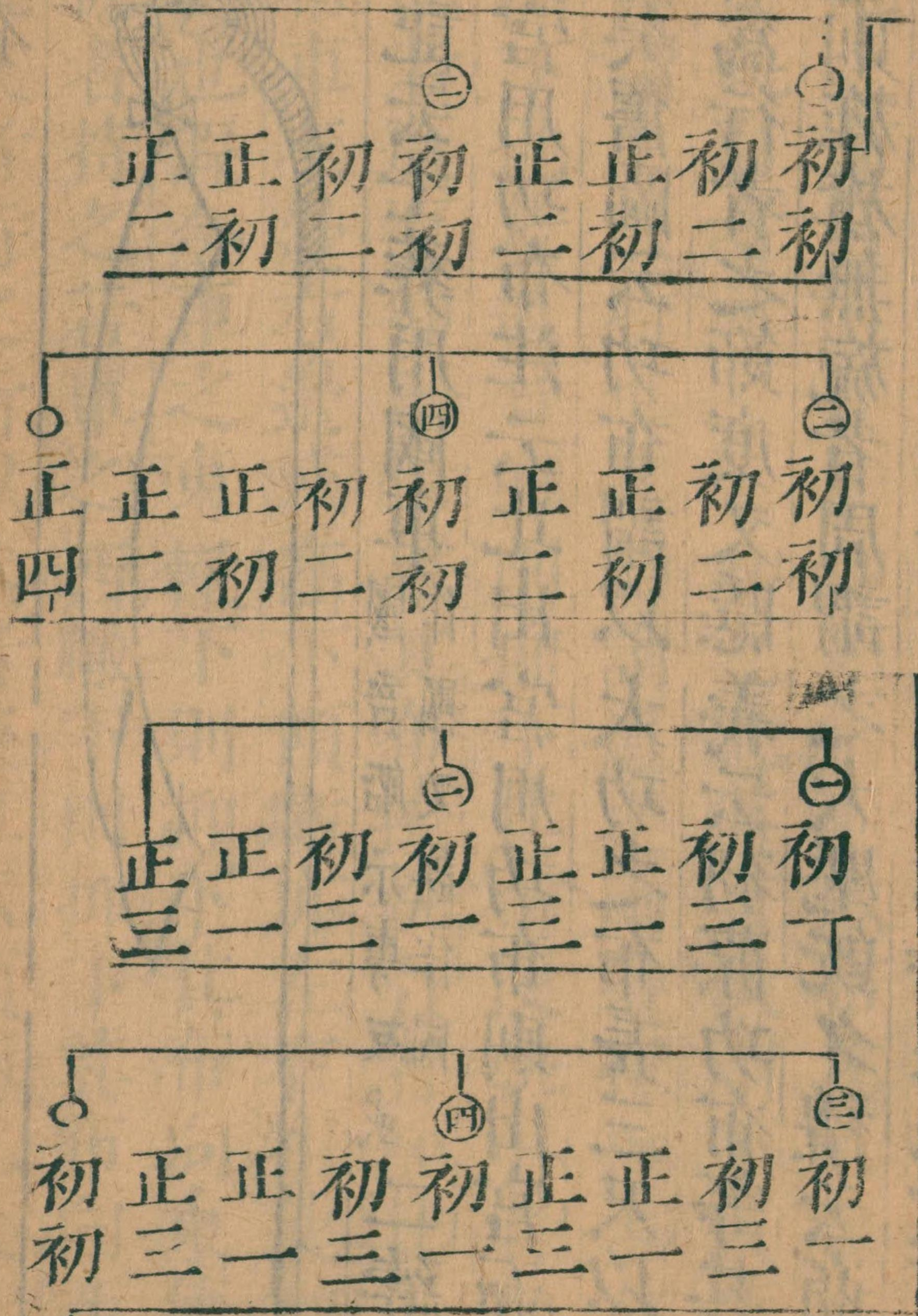
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

炁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



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
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
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九時六
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爲捷法君須
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一
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
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巳
戊食庚巳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
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法
歌云二十四炁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
換初一正二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
時刻云其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日爲百數時爲十
數刻爲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
千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
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
時故也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
共得一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
知爲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五數初
二刻四數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
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數是乃初二

時刻約法之圖



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
二十五也此項數節為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
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
算中炁則不除大小月時正三刻驚蟄也餘倣此
十二時為一日如遇十三
日八刻為一時如遇九刻時以上則退十二時為一
以上則退八刻為一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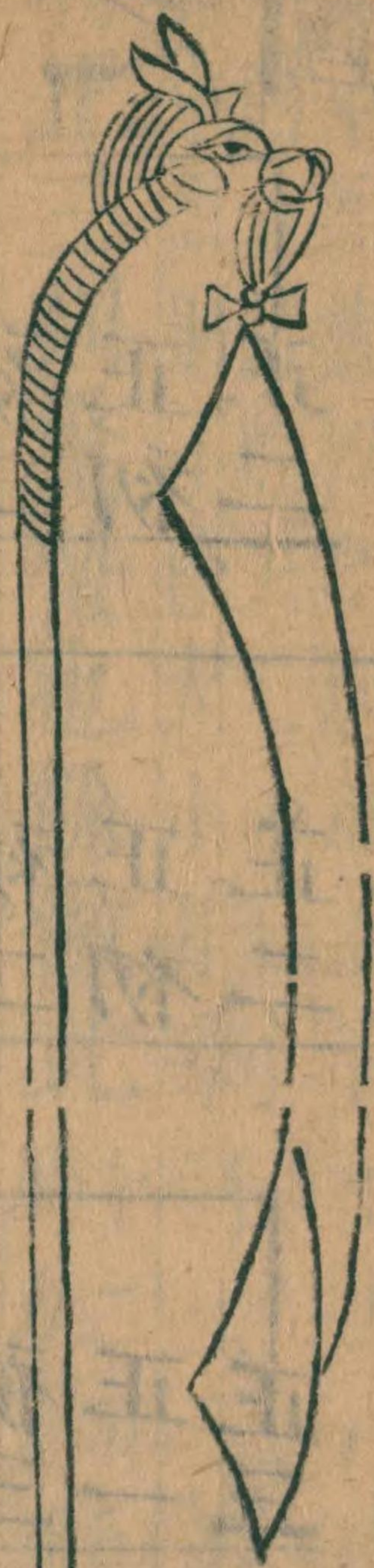
輟畊録

第五卷

復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

國音船示專反或作圃又誤作國

二綽無碑

比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爲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葬時乘人故有柩車

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者執知之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有仰謂上阪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阪也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柩



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
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葬啓肆也商祝兔袒執功
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
有所拂拭賈釋云拂拭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
拂拭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
拭謂拂拭去凶邪之炁也出聶崇義
三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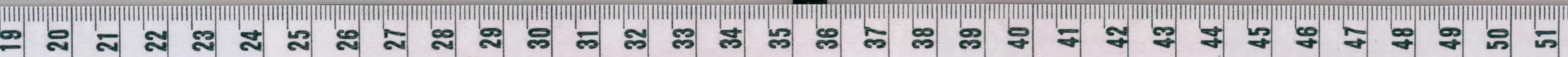
人中

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
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
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
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

三畫陽成泰卦也

發燭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
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
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之
所製與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
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
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
寸按此則焠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為



新

嫁故人女

沈仲說右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宅適
 爲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
 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
 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粥於此仲說惻然淚
 下因囑妻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爲
 妾當如已子視之即尋其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
 之邦人稱之至今不置夫嫁人之女爲妾爲妓爲娼
 者古有其人矣今則未聞也仲說誠賢矣哉

平反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

德輝

字仲實通州潞縣人至元七

年庚午公爲戶部尚書歲旱蝗世祖特命公錄山西
 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
 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其自以爲不免公
 燭其誣召鞠魏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如其女君
 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
 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

勘釘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



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
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
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
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
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為宋
包孝肅公拯云

碑志書法

嘗聞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
蓋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朝大元二字在詔旨
不可單用又凡書官銜俱常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
類若曰監司大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又篆
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湏曰篆額為是

雕刻精絕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
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
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
年無復此一人矣

題跋

劉涇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
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



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
 下痛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
 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
 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
 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
 而荒於色爲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隆友道

張毅父先生千載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

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
 下先生來見口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窩

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
 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
 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
 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
 云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
 劉涓溪紀其事贊于公畫像上曰間居忽忽萬古咄
 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束芻豈其英
 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
 死鄧中齋題曰目炯炯兮踈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
 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璧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



不在世間

朱張

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
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為苦崇
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
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
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
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

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

杭吳明越
楊楚與幽

菜解密遼解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
水中流積堆於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測深

此淺生角故曰判
角明不可度越云廷議兵方與請事招懷奏可清瑄

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
其徒屬為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
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
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
渚水又絕江淮漕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
未鑿東阿荏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
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
九年也上方注意嚮
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子
致位宰相弟姪甥婿皆大官田園宅館偏天下庫藏



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二人者旣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也

見胡石塘先生所撰何長者傳

交誼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陳月日在前閔以計力反先之陳殊無怒意因赴都以薦舉入仕歷官浙西廉訪司僉事閔方陞書吏聞陳來嘆曰復何面目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車即問左右曰閔仲達何在衆以疾對陳曰必爲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

閔皇恐出肅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祿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有以教正之幸甚寧舍我與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假宅以死

吾鄉周待制先生

仁榮

字本心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

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廿八莫有主者楊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已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清風堂屋迹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爲官執豪奪子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畧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劔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爲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邪此理殆不可曉

坐右銘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擊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



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

掘墳賊

杭瑪瑙寺僧温日觀能書所畫蒲萄須梗枝葉皆草書法也性嗜酒然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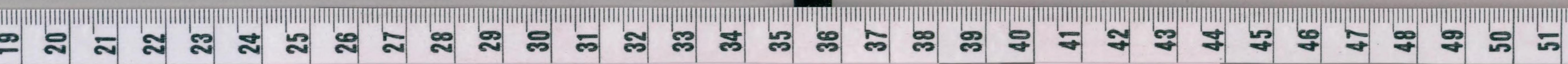
廉介

本仲謙思讓滕州鄒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貢補浙西按察司書吏廉介有爲上侍父母下撫兩弟每退食自公則閉戶讀書稽今考古而教訓之俸薄奉

養不給婦躬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至是若賓客見訪則俾小子致謝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彦正號苦齋者清正慎許可人也時爲使偶戲謂曰外郎穿布袖到敢裹着珍珠仲謙畧不荅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壓几上而歸皮知深悔失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他使不復往請始復役後仕至憲官

甲午節氣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炁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



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巳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先輩謙讓

武林錢思復先生

惟善

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

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閭右二事可見

前輩諸老

亦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雙竹

曰廷玉先生

瑛

號湛淵錢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為

二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

或以為先兆云

其目真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

修城本

定武潤行

定武瘦

定武板刻

定武江石



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十七日巳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先聖謙讓

武苑以爲表表元

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恩

二人昔異交願雙竹林青未幾去主與決半首二千

曰要正去主與與燕燕離書入家多竹必一卒土刺爲

提製竹世在訪之者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也

前輩語步 恭送竹世對並詩入對吟香吹批

輟耕錄卷第六

蘭亭集刻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冊乃宋理宗內府所藏每版有內府圖書鈴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錢唐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閱併錄其目真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 州郡

修城本 葉仲山跋

定武濶行 若合一契行濶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 霍子明跋

定武缸石

輟耕錄

第六卷



定武斷石

定武古刻

兩京斷石

永興

古懿郡齋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真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金陵三米米芾米尹仁米尹知

永嘉

古雲斷石

隆州

郴州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婺州府治楮遂良摹

戊集一十刻內府

高宗臨定武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太清開皇

祕首

內殿

內司四

京師玉堂

已集九刻 雜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 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鈞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鵝黃棗木

黃紙印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 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晁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詵草書

吳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平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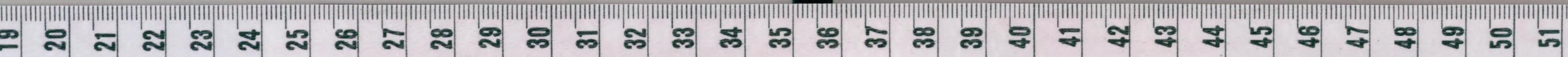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

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臙寶晉齋艋對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風消暑重裝

番易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毘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村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楔帖考

姜白石先生楔帖偏傍考云○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
 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
 字左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事字
 脚斜拂不挑○流字內公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
 字挑脚帶橫○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畧
 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
 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興
 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字下
 反挑脚處有一闕○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槩持

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者湍流帶
右天五字有損也

喪師衰絰

顧德玉字潤之攜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
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與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
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今我
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
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
明日乃至攜李潤之奉其屍斂于家衰絰就位邦人
士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鹽近顧

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斂于家禮與曰吾聞
師哭諸寢又云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
則將師尸委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人
心者弗爲也曰師無服而爲衰絰固近於掠美者矣
曰疑衰加麻之絰帶禮也故曰二三子絰而出至葬
除之心喪戚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
子也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蓋出於人心天理
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嘆伏先生諱長孺越之
新昌人吁聖遠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爲師生而莫
若途人者比比皆是潤之乃獨能行人之所難行於



不可行之時蓋絕無而僅有者真仁矣哉天下後世之為人弟子而忘其師聞潤之之言寧不有動于中歟

法帖譜系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歷代所藏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勒刻板禁中釐爲十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入石此歷代法帖之祖

灋陽帖

劉丞相私第本

鼎帖

碑匠家本

大觀大清樓帖

三山木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本

二王府帖

蜀本

黔江帖

長沙別本

臨江戲魚堂帖

廬陵蕭氏本

紹興監帖

利州本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印成本

烏鎮張氏本

新絳本

淳化法帖



福清李氏本
絳本舊帖

東廬本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

評帖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為祖引絳帖次之二十臨江又次

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

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

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則雖工

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東坡推潭帖勝

閣帖韓侂胄家開群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

好

淳化祖石刻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鶴余同觀



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
曾觀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
石小楷三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爲何
人又太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
第七卷陳簡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
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
數臣與義頰首謹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
是日賞牡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
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賜
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黃字書子孫保享等語百餘字

逐卷有高宗內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有
一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褫籤頭題
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褚伯秀
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
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劉陸之說
殊不相合偶讀劉跋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
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
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
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爲版本而石本復以
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



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卿所謂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說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則傳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之不汚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三本真者其紙墨法度種種迥別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

如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與

家翁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奴材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為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沙魘

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人無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名曰沙魘土人熟此不以為異唯取冷水噴噴候稍



息飲之湯徐就醒然猶二三日如醉餘不知者殊用驚駭

孝行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錢氏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胃割取心肉一臠糞粥以飲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隣里憐其且欲絕乃哀財命願貞觀道士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過其家觀良吉曾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

予因述其事以為勸郡宋翠巖先生有詩紀之其小序曰夫孝為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號罔極然而剖心割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觀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為世教勸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謝世明日為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



故為顯白其孝以為人子之勸省也宗儀之先人有

孝感一事人多傳道會稽張君思廉嘗書于楊鐵崖

先生所撰墓銘之後矣今併錄于此云元故白雲漫

士陶明元氏諱煜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玄武神

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躅齧牀簀衾褥號

叫以紿苦楚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搯

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

曰割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非不知也今事

急矣敢犯死取一變為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幾其瘳

禱畢即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母自損

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

數字于几面擲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噤

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藥

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

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

舉張子曰齊諧志惟聖人不道左氏尚誣君子非之

明元之事遂昌鄭元祐狀行會稽先生楊維禎誌墓

皆不書非逸也畏譏而削之也彼以謂玄武神者西

北方之氣也莽蒼無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脉察色

投湯熨火抉腸剔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書



雖然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魂烈
 氣不散者或如俞跗岐扁依馮精魄以遂孝子之請
 也不然何寧然漠然之體而有所謂天監乎明元子
 宗儀與余友善其寓殯又在玉笥山下去余居不遠
 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寧受左氏之譏不敢沒明元之
 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之過蓋如此會
 稽張憲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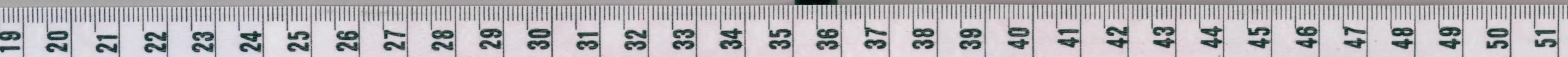
廉使長厚

徐文獻公為浙西廉使時治所尚在乎江有旨遷置于
 杭歲云莫矣擇日啓行一書吏者掌照刷支郡諸司

案牘官吏合受稽違罪責已皆取狀至是引決公謂
 曰正旦在邇此曹乃職官俸吏禮宜陪位望闕致賀
 受刑而從事無耻也否則為不敬盍別議之吏以白
 于幕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
 公曰奚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歡聲如
 雷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私第延賓

公既遷司至杭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戶謁公私第
 公以賓禮延之上坐適書吏從外來見而趨避伺其
 退入見曰總管萬戶皆屬官耳得無禮貌之過與公



曰在公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廉介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執以驕凌之然後爲尊嚴乎吏報甚

句曲山房熟水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餅內沃以沸湯密封餅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吾竹房先生

吾子行先生衍大末人大父爲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生疎曠故高不事之節其所厭棄者或請謁從樓上遙謂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群童一是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略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檣杌晉文春秋兼通聲音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五未娶所知宛丘趙君天錫爲買酒家孤女爲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僞楮幣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羅粹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識先生叱邏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爲卽解縱遣歸先生不勝慚明日持玄條緇笠詣仇山村先生別值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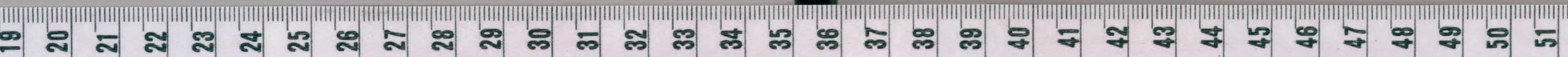
因留詩一章詩有西冷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
 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
 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
 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哀
 乃葬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
 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
 弗瀆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
 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
 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
 號也

抗疏諫伐宋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
 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
 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
 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于世
 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為忠魂又掩
 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上若逢姦似道為言故
 國黍離離

髮臚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臚按攷



工記弓人注云臚亦黏也音職則髮臚之臚正當用此字

鬼賊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爲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爲汝除之卽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一廿年後汝家富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乎

曰數爲他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僞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爲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火內旣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頃更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秦不華元帥爲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鬼賊云余親聞秦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即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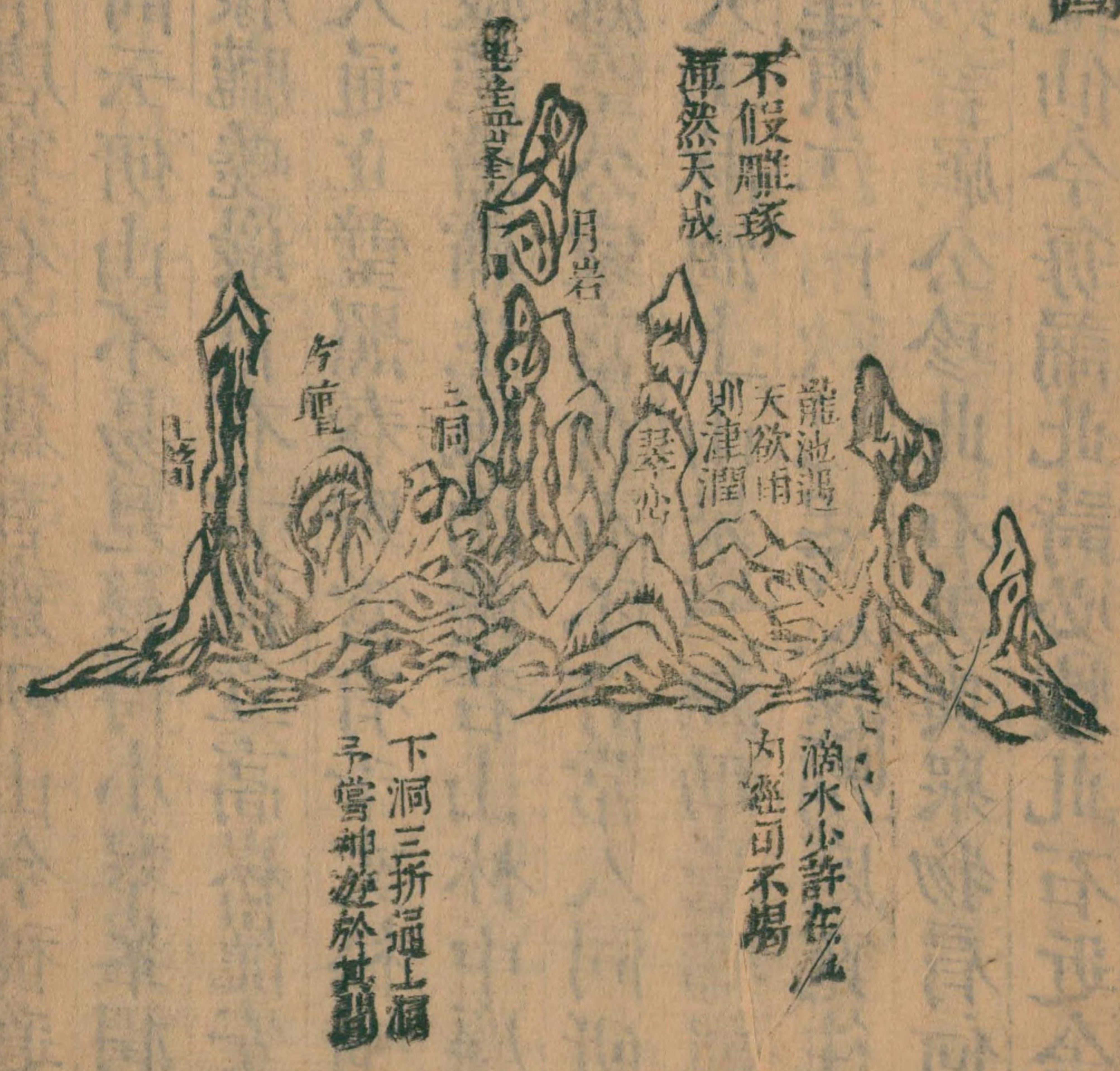
居士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
 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僧能改齋漫錄云
 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對於
 齊東海上居有居士任喬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
 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
 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然則居士云者
 處士之類是已

官奴

△以妓爲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
 今之待史官婢

寶晉齋研山圖



不假雕琢
渾然天成

月岩

龍池遇
天欲雨
則津潤

翠岩

滴水少許在
內經可不竭

下洞三折通上洞
予嘗神遊於其間



右此石是南唐寶石石久爲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
中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潤色裛書
几隱約烟朦朧巉巖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
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
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
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
碧崢嶸實天工淋漓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
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徃徃入佳
趣揮掃出妙言願公珍此石美與衆物肩何必嵩少
隱可藏爲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

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此向余頻淚

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徃視亦不出

示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日從此

吾齋氣秀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書余

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爲畫圖錢唐吳孟思書文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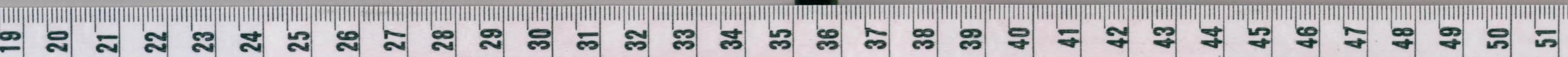
携至吳興燬于兵偶因清暇默懷徃事漫記于此

衛夫人

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

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夫人廷

尉展之弟恒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



親家

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
 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
 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翁
 五代史劉昫傳昫與馮道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
 愚代之愚素惡道之爲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
 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蘇氏開談錄馮道與趙鳳
 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
 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
 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梵嫂

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宅僧宋陶
 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寺國僧有妻曰梵嫂

房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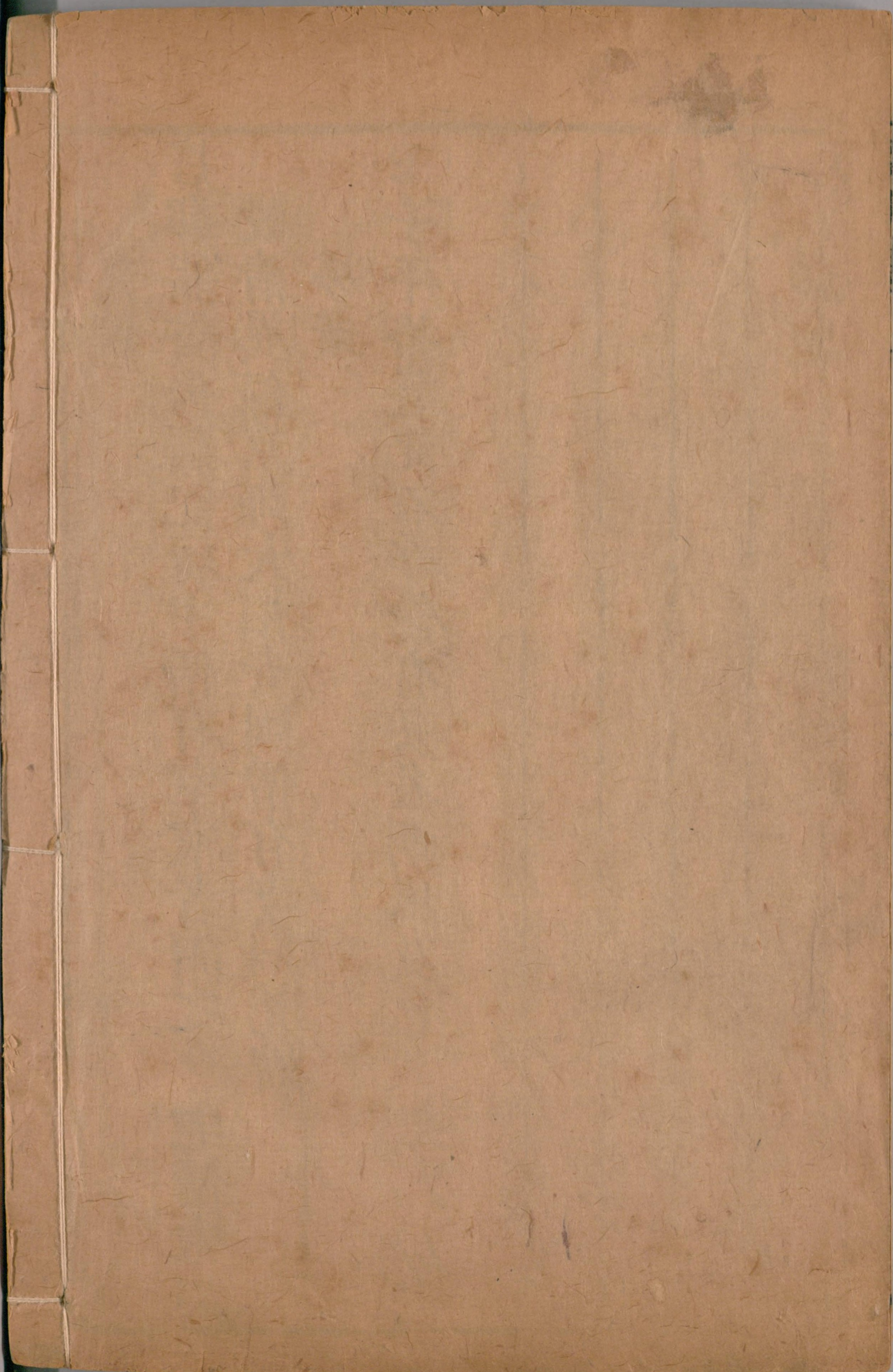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朔風及色其退爲房老

CL
 NO. 42763

漢書

卷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輟畊録30巻』 請求記号 049.2-To333t

ガラス使用